

# 史記

史列六十七

史傳由六十八至七十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所著日者曰帝以今

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

以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曰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

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

以上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史記一百二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

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索隱曰案周

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

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王者楚人也

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  
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

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

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

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

易易用大  
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夫新雨道少人司馬

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  
李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  
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  
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  
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纓也獵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

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

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音烏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

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

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

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

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

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



史之欺上罔下已甚  
如吏不自心世始矣

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  
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  
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  
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  
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  
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  
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  
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貴蟻趨而言索隱曰蟻音蟻相引  
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  
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  
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  
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

其友貪吏使程  
解瑞於日者早  
畫長族次進還  
形記

要作一編求場現

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  
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  
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  
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  
不能適索隱曰音釋  
適猶調也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  
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  
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  
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藟藟棄於廣野蒿蒿蕭蕭成林使君  
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  
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徐廣曰式音拭○索隱  
曰按式即拭也旋轉也  
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  
展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下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  
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  
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若卜之  
不祥則或不收也

卜吉而後有  
故云有之

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

索隱曰倣  
音方往反

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

筮有何咎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

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

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

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

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

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

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

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囊之不重止而用

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

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

此言卜者有通法

天候地不害中為居

子之通

此言卜者所以不



畫天造地理而必信

不信之有由也辯哉

卜子

以事惑教愚也

畫卜者之道理

亦理而說因

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不存不亡公責

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

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

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

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

者道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

騏驥不能與寵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

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

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又何

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索隱曰芒音莫郎反悵然噤

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噤音禁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

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

精  
其所轉米  
所以享神

後言高安不如市  
卜之在人生所安  
之安身安命  
上一寸之榮遠惠  
與窮下者所以天

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

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

徐廣曰音所駟索隱曰寢

椒糈而要之王逸云

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

索隱曰猶者卜求神之米也言

卜之不中乃可見奪其精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

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

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父而愈安雖曾氏之義

徐廣曰曾一作莽

未有以異也父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

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

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

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



士宦之要不勝  
利國中民以善  
其後則不取退而  
自隱以終其天完  
其終之為得也  
後是實說世人  
誰肯力之如長河  
者而南之況其下  
與者乎

步坐起自動並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  
來上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  
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上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  
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  
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  
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  
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  
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  
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  
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  
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  
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焉郎時與大卜待詔燕邸者

禘之志之貢卜至

陰陽之不及其七

為生民之通非有

唯之五行乃之亦

聊以解或耳少人

忘君不或斯亦耳

時務藝義士之誦

月不足拘也以此

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家曰可堪  
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  
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  
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龜無書指先生所傳其敘事煩雜略無可取

史記一百二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禘祫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上或以金石或以草木

徐廣曰一作革

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

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

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上官常寶藏

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

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

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繫於精

事也周以蓍龜

蓍龜為用

五十六以下至

王

狂行夜榜於

而足芳亦有

才於此即時

為使卜筮與

將同功風

雲信鬼之

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

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上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

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

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

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

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

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

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如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

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耻暱不快

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自僚蕩恐皆曰龜

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推策定數徐廣曰推音逢一作達索隱曰推謂兩

手執著分而物之故云推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

推策  
筮同策

咸世之累也

過信至卜則術者校

小近以害既賢奸

竊而被誅之族幸王

聖智宰相亦愚懦矣

龜千歲而後能通

靈之上著百莖共

生一振以得其天地

精華故人依為鬼

神之事

人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厭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

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

獻其負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

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甲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詢音火候

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

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倍背音佩信

積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

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

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百莖共一根徐廣曰

龜千歲而靈著百莖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

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

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



諸先生又有所云

史稱伏靈

下有菰苓上有

兔絲上有橘蓐

下有神龜不欲

史記終身不聞其

說三世之世下生

菰苓琥珀末同兔

史記菰苓有同兔

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

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

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為取

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

○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占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曰

反擣蓍即蓍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

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

火而籊罩其上上也音溝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

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

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

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

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

燭去束

二之索

滅以說

其委天

掘取之

時按

下有神龟守著上有

之雲渡雲天下和平

著長及丈而散生為雲

天地神物配祥瑞而生

即石即澤山大澤實生

龍蛟及人而產五物此

久而生祥瑞不欺人也

不知誰造作謠言也

倒運白羊不知狂迷了

多少受命哀哉甚矣

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

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最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

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

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

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

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為其圖取此龜不必

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

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

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為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

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蚌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蚌蚌當為蛟螭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

其下龜以上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

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

是某年

即腹下

其字以

是某年

不似今日

御下鳥

腹下

文假

如人

一書而喪却今以一言

而喪竟美事不負

其風

斧斤野火是公之

人不放去胡開列

思也急必賜泉不

外誰以玉其無鳥

街一事此子種之

生天

求之三宿竟印出而

多印以市一昨夜榮

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

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臚骨

穿佩之徐廣曰臚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

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焉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

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

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

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壬得我者匹夫為人君

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諸侯得我為帝主求之於白蛇蟠杆徐廣

孤林中者齋戒以待誕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

音歲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誕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醺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

曰佗音徒我反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

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

史傳六十八

三

龜腹有甲子重光  
老多壽  
大約自記  
而耗老  
故其熱心  
定榮